

正校  
鹿島外史

卷ノ四

3  
5  
3

東 京 園 書 館

五 冊	三 号	一 架	三 函	屬 類
--------	--------	--------	--------	--------

冊	號	架	函	類
---	---	---	---	---

覽島外史卷之四序

校外史氏曰。東松霸海內殆三百年。其間述史者。悉惶時勢。而媚  
幕千態。殊無有春秋之嚴筆。俗史精褒東德。踈述事實。就中關原  
之舉。東西之義。無直論久矣。請嘗論之。秀吉雖英武壯烈。戰勝攻  
取之略。如神。唯舉揚之質。非守成之主。固不及累唇。家康雖膽略  
威武。不若秀吉。至守成之術。則殆若有所優。豐臣然其禪代之事  
林。非唐虞之所規。專商周之牀製。是用之耳。亦若石田三成。世論  
舉。謂東樹以三成。為姦佞。為凶魁。然夫以大義判之。則易傳所謂  
庶幾王矣。謂安之於漢晉。蓋將三成固非守道。居正之徒。唯以伶  
俐智略之業。壹是護恩寵之輩。苟於大節。非可論者。雖然。方秀吉  
之薨。秀賴之幼。不能制東家也。非於石田子。則無有可抗者。故秀  
吉遺命以除家康。爾后三成在。命聲于耳。奈何得連西諸侯。而不

擊東翁乎。至是則豐臣氏股肱禮部輔弼。石田三成盡臣節之義也。惜乎若大吉隆之諷誨。石田生晚。截斷勇決。故九成之捷算。竟轉爲六磧之暉終。於是際也。若薩藩何拘柴松之廢興。當時西屬而雖柴勝。若我大封。更無得益之理數。亦東屬而雖松勝。然東祖之賢截。須周急。不繼富疆。假令依松報。雖得日向全圖。肥後半邦。是非永久之良福矣。所謂盈滿之門。鬼神之晚。我義久義弘於天正之蹉躓。既深悔。不聽金吾歲久忠言。焉再蹈其蹟邪。關原之舉。義弘素無念功業。唯據軍法。武道之模範。則當乘敵軍遠來。陣營未整。而直進夜襲。以得大捷耳。故叮嚀反復。誨三成而不倦矣。於此機會。適雖不行。夜襲之勝策。尙顧擊松尾營。逐之東方。則明戰無顧後之念。而西東勝負之決。未可測也。然石生偏護秀秋。百方以智術辨舌。強欲賺誘筑師。反背。是乃招大敗之拙策。耐可歎息。

三成辟富孤疑猶豫。故義弘所勸前後之英略。八全之捷算。措不庸噫。是先人之慘酷。秀次之怨靈。令秀賴亡矣。可謂自然之報已。俗史亦謬云。島津親石田。噫。是何言也。石田固與伊集院受秀吉密旨。而謀我宗家者耳。却東翁每云。伊集院實薩之凶蠱。主家必勿弛虞警。以上親疎何在。識者商量。其情實殊。母爲漫史所惑焉。○所傳石田元關東平氏三浦支族。石田二郎爲久。嘗射源義仲于粟津原。依其功。領其地。然亘治亂數百年。竟爲土民。石田万吉爲成。少年寄食石山寺。秀吉方登庸之。有三事超凡人。因賜名。三成。今遺裔在大隅國姤良鄉。世務鄉老鄉監等。士族有之矣。○大谷氏亦關東平氏秩父支族。而前傳與石田氏同其祖。共出村岡五郎良文。嫡統鎮西及三浦祖。庶門上總介下總介。及秩父等祖也。秩父十郎武綱從弟小机六郎基家。屬源將軍義家。而大樹軍。

功故預源氏，邑武藏，邦澁谷六鄉，而稱澁谷氏。子孫有大谷平三郎某者，事島津家主一城邑。然戰國之際，屢敵守護家，譽永祿中，方守護島津貴久，討治澁谷反族。大谷某出薩摩，走豐後。隨故主島津勝久老年，寓大友家。其子稱大谷平馬重隆，惟所襲澁谷平馬介祖名爾。然至天正初年，大友義鎮義統共奢侈，好色甚。大谷先覺豐後所併島津疾辭大友而詣上國，仕羽柴氏。秀吉與片諱稱吉隆，累愛其為人，竟以大立身。然吉隆素生薩摩者，而平常氣質盛，顯薩人云。

○石田大谷兩家系圖

●桓武天皇 人皇五十代  
 葛原親王 一品式部卿  
 高見王 無位無官 庶王

高望 人皇五十九代 宇多天皇 寬平元年五月十二日賜姓平 朝臣並赤旗正四位上 上總介

良望 從四位下 常陸介  
 貞盛 從四位下 陸奥守 鎮守府將軍 誅父仇將門

良將 鎮守府將軍  
 將門 居下總 稱相馬 小二郎 憤無官 借號平親王

良兼

從五位下上總介

公雅

從五位下

致賴

有武勇名平太夫

陸奧大丞  
鎮守府將軍

平太夫

被罪私闕竄死隱岐國

致經

依父科不能直勤

致房

事源賴義家

憑源賴信為家臣

預源氏伊豆邑為庄司職

行致

事源義家為義

忠致

事源為義義朝最所寵遇故自伊豆小庄所移源氏邑于尾張大庄稱長田庄

製伊豆庄司職

司後竟弒四代相傳主君義朝

良繇

從五位下石見守上總介

鎮守府將軍

良文

號村岡五郎太夫從五位上

鎮守府將軍

稱大君

良康

下總介

良氏

安房介

忠道

村岡小五郎從五位下鎮守府將軍

忠輔

村岡太郎為九州追捕使

稱鎮西家居陸之鹿島

四世養子鎮西八郎為朝

為道

三浦平太夫相摸權介

為繼

三浦平太郎

從五位下長門守

從五位下相摸權介

石田佐那田山口肥田和田等元祖

石田治部少輔三成祖是也

義繼

源義家為子賜義字

平六預源氏邑號三浦庄司從五位下相摸介

景名

號錄倉三郎

從五位下甲斐權守

義明

源義家為孫賜義字號父預源氏邑

從五位上相摸大介

景村

號大庭四郎太夫

從五位下

景道

號楮原五郎

從五位下權太夫

景政

鎌倉權五郎從五位下相摸權守

源為義傳保元年中甫餘八十歲與為義共所斬云乃殉死也

村岡次郎

從五位下陸奥守

忠賴

寬仁二十二年卒九十歲

忠常

從五位下上總介

武藏國押領使

常將

從五位下下總介

稱千葉氏

常長

千葉四郎太夫

從五位下

常重

從五位下

下總介

常胤

從五位下

下總介

將常

武藏權守

從五位下

武基

秩父庄司太夫

武綱

秩父十郎太夫

武將

別當從五位下小机六郎

基家

小机六郎為澁谷庄司

此庶裔大谷刑部少輔吉隆是矣

武常

葛西豐島之祖

重綱

秩父太郎太夫

從五位下下野權守

重廣

秩父太郎太夫從五位下

母武藏七黨横山次郎太夫小野經兼女

重能

島山庄司太夫母大田行正女

從五位下

女子

千葉介常胤妻 千葉太郎胤政母也

小山田別當

有重

領武藏國小山田關庄爲部頭職

女子

筑後守惟宗廣言妻

重成

稻毛三郎他腹稱澤入道

重長

小山田二郎太郎

從五位下權太夫

重繼

平太郎 此曾孫

小山田太郎重家

水史著小山田太郎傳記不知何許人愚陋甚

有清

二宮三郎

源賴朝賜相摸國大住郡二宮邑爲島津忠久騎馬扈從子孫在鹿島及田布施出水等最振繩

重忠

島山庄司次郎

從五位下太夫

母三浦大介義明女

島津忠久傳

重保

島山次郎

於鎌倉遭害

重秀

全小次郎

與父共死

此季男子三人女子二人

重忠子孫歷島士族秩父十郎太郎者嫡統也其他庶門率稱伊地知等氏大振繩

關戰 已后 慶長十六年初所出

松平家康 系譜

源義家三男

### 義國

童名普賢丸帶刀先生從五位下兵庫介

式部太輔 加賀守 下野守 新田足利之祖

○寬治三年巳巳誕生。母有經，女或作有國。

○常陸國佐竹冠者爲退治關東下野國足利庄。足利太郎太夫基綱亭者，則足利娘嫁然間基綱號婚君一家奉焉。從夫足利殿申也。後亦被移上野國新田庄。故子孫亦號新田。

○康和三年辛巳正月七日。藤原俊綱引卒而退討佐竹冠者義昌顯名譽于時義國十三歲也。

俊貞考義國生寬治三年康和三年討佐竹義昌之事全不契年歷此論詳出第五卷于松平傳

### 義重

新田太郎從五位下木工介大炊介左衛門尉

九條院判官代○住上野國山名德河里見等祖也

### 義盛

左衛門尉 白川院判官代

俊貞考似此義盛愆義成賴朝所傳源氏正系圖如左

### 義國

治曆四年生

### 義成

寬治七年生

### 義重

保延元年生

母上野介敢基女也○建保二年甲戌正月十四日卒甫六十八○上野國新田庄大光院淨土宗安置○法號大光院殿淨西大禪定門

俊貞考據此譜檢年歷則弟足利義康長兄新田義重丁廿年現當義國甫丁八十初生嫡男義重松營作譜苟耐解頤至元祿中幕府大愧此譜改作義重卒建仁二年壬戌正月十四日此論出于五卷松平傳可併考

新田

白川院判官



足利 左衛門尉  
國康 生年記載闕  
義康 大治三年生

據此正譜則義國年廿六生義成亦義成年四十三  
生義重乃適人倫之世系然則新田義重從兄而足  
利義康從弟也始義成甫超強仕生義重亦國康不  
超強仕生義康則年數正適義重義康之歲數也矣  
從五位下左衛門尉治部太夫伊豫守上野介

### 義康

母信濃守有房女○保元二年五月廿九日卒三十一歲○足利及斯  
波畠山細川仁木石堂吉良今川等家祖也  
八條院藏人太夫判官代  
母義康同腹

### 季國

### 義兼

皇嘉門院藏人  
新田義貞祖

### 義範

山名佐部郎 伊豆守 伊豫守

### 義季

德川四郎○上州新田庄世良田鄉德川住ス  
寛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出家法名柴勇

### 義俊

里見氏之祖

### 義光

加々見林等祖

### 義佐

小四郎  
治承五年被誅

### 賴氏

世良田彌四郎

### 教氏

世良田佐部郎

### 滿氏

江田三郎太夫從五位下  
義貞二奉仕ス

### 家持

世良田次郎

上中下江田三個所田中世良田德川三個所領ス

滿義

世良田彌次郎  
美作守

政義

世良田太郎 右京亮  
新田義貞討死之故父子流淚ス

羽田記所載スル

世良田小太郎 修理亮

政親

后世懋作德川

方今之松平譜除此修理亮諱作德川親季然古本松平譜親季者現親氏子之爲今唱泰親者初名奈何今可系親氏祖父乎於是際抑大可疑處最衆矣固世良田政義子名政親非親季者矣

羽田記所載スル

世良田彌太郎 左京亮

有親

后世懋作德川

事足利持氏永享十二年庚申六月死四十五歲

方今松平譜除世良田有親而作德川有親然德川履歷完無確證於世良田有親也事錄倉持氏有其譜亦別本松平譜有世良田有親德川有親共完除世系彼是最不審矣  
俊貞考新田義貞延元三年戰死於是世良田政義等一時流浪然則至今永享十二年放本邑殆百年然亦潛匿而過諸邦者奈何現祖名唱德川有親耶抑據羽田宗古齊記則天正十八年松平某者竊岩松系圖所載之世良田家跡而若是所系續也

二郎三郎 得阿彌 改松平太郎左衛門

親氏

羽田記云  
天正十八年

應仁九酉四月廿日卒於參州○芳樹院殿俊山德翁大禪定門

松平某所僞俊貞考此譜大可笑應仁三年四月廿八日改文明元年世良田親氏改稱松平太丁其九年丁酉焉有應仁九年邪亦是間系圖中義重及郎左衛門完唱親氏泰親者之謚號等悉慶長十六年所潤色追號矣別人也

松平譜云。永享頃及源義教征鎌倉持氏。攻關東。法制嚴酷。新田氏族依有。仇怨親氏等出上州德川。而變姓名。移松平鄉。

俊貞考。先政義譜傳。記義貞戰死後流浪。今亦親氏譜傳。記持氏滅亡後出上州德川。惟一家譜兩說。齟齬最甚。古本松平系圖。譜傳所載。太郎左衛門尉得阿彌親氏。親季之父也。三河遊行人同行。被相越。彼地相殘。リ墻小院住居之所。庄屋太郎兵衛。為鞆。受其家督。故宗領親季。讓小院。親氏改家名。號松平太郎左衛門。已上慶長初年所出。全與今本松平系譜事蹟不同。

### 親清

當時無有諱后世之造名歟

坂井五郎後改酒井。母者參川坂井。鄉庄屋五郎左衛門娘。

### 泰親

羽田記云。世良田泰親與松平太郎左衛門別人也。后世若所傳已。

松平二郎三郎。太郎左衛門尉。母者松平。鄉庄屋太郎左衛門娘。

○文明四年辰七月廿三日卒。於三州。夏祥院殿。秀岸祐金大禪定門。是間系譜全。與今本松平系圖背違最甚。

俊貞考。今本松平系圖作泰親。任三河守。大偽虛誕矣。羽田記云。是時松平村。百姓庄屋。而非任國守人也。矣亦無有諱。

### 信廣

太郎左衛門。讓松平鄉。

### 信光

松平孫太郎左京亮。亮入道。長享二年申七月廿七日卒。崇岳院殿。

### 益親

月堂信光大禪定門。松平孫三郎。

從是已下。松平村。庄屋系圖。應若。

家久

松平助三郎

家弘

松平助四郎

久親

松平久四郎

守家

松平太郎

親忠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藏人○明應九年八月十日卒松安院殿大

胤西忠大居士

昌龍

松平三郎

貞嗣

松平四郎 形原之祖

光重

松平五郎 岡崎之祖

光英

松平六郎左衛門

光芳

松平彌三郎 御油深津之祖

光親

松平源七郎 野見長澤之祖

家勝

親正

親永

岩津太郎

乘元

松平源二郎

長親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藏人○天文十三年辰八月廿三日卒掉舟

院殿一閑道閣

松平彌八郎

親房

起譽上人 知恩院住

松平刑部允

親光

安祥左馬助

長家

松平助十郎

張忠

松平加賀右衛門

乘清

瀧脇之祖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藏人左京亮○享祿四年辛酉七月廿七日

信忠

卒安西院殿泰孝道思

松平右京亮

親盛

福釜之祖

松平與一郎

信定

櫻井之祖

松平甚太郎

義春

東條之祖

松平彦四郎

利長

藤井之祖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天文四年乙未十二月五日安部彌太郎

清康

爲横死二十六善徳院殿年叟道甫

松平藏人

信孝

松平十郎

康孝

仙千代松平二郎三郎○大永六年丙戌四月廿九日誕生母青木

廣忠

筑後守貞景女○天文十八年酉六月六日卒二十四歲瑞雲院殿

應正道幹大居士○大樹寺殿

信康

松平源三郎

成譽上人

女子

十郎康孝妻

家康

竹千代松平二郎三郎元康后改家康

藏人左京大夫○天文十一年寅十二月廿六日誕生母水野右衛門太夫忠政女

俊貞考方今板行本賴襄史等所載松營系圖乃是享保中幕臣新井君美等再三穿鑿所潤色之新本也矣抑於我著述書所載之松營系圖也乃是慶長中家康在世之間所出耳故與今本所不契最多冀觀看諸君所省此古本而具博覽之一種則於松樹之祖先真蹟亦以庶幾有所默識心通乎矣

甕島外史卷之四

處士

伊加倉俊貞

著述

四年正月大老松平家康促五奉行賞島津氏韓地大殿之碩功至是義弘昇宰相世子忠恒進少將任陸奥守是依家例所兼鎮守府將軍也且賜五萬石邑姪豐久亦叙四位侍從襲父官爲中務太輔世稱二代中書嚮是名忠豐然至叙官爵憚豐臣氏而上豐字是時所賜島津家當截長光嘗織田信長所傳信孝言吹毛不及力斫唯觸於敵躰則截斷義也矣信孝愛之超妻子因柄下彫銘織田三七郎今尙存島津家當時五大老之奉書

今度於朝鮮國泗川表大明國朝鮮人催猛勢相働之處父子被及一戰則切崩敵三萬八千七百餘被打捕之段忠功無比類候依之爲御褒美薩摩之內御藏入給人分有次第一圓被

宛行畢目錄別紙有之并息又八郎被任少將其上御腰物長光父義弘江御腰物正宗被為拜領候於御家御名譽之至候也仍狀如件

慶長四年正月九日

五大老連名花押

此書名列家康利家秀家輝元景勝抑大殿之功賞典不可闕拾萬然依秀吉薨後半減亦義弘宜任中納言雖然不履家督正統依監國儉參議云義弘覺功成名遂祝髮號惟新齊是據薩雖舊邦其命惟新義也俗史漫記初謁秀吉時被編大非矣先是伊集院忠棟受大封稱直觀格御目見眾秀吉寵遇無有出其右者尙兼薩元老權傾國半先世子久保逝朝鮮雖病狀有證尙世舉疑忠棟就亦受秀吉密命竊鳩今世子而謀已子忠真以義弘錐立之奪宗室石田三成首與之然至秀吉薨後謀滅家康石田迺變

心白陰事於忠恒而厚其親於是忠棟不軌悉發覺三月世子忠恒召忠棟於下邸茶室親起斫之忠棟壯歲曉武殆出新納武藏右故尙老健蒙血前向世子已危扈從榆井小吉賴景自背抱忠棟而刺殺之

榆井氏源賴義二弟肥後守賴清孫村上判官為國稟正統為義諱而為義弟領信之榆井邑因為氏今稱仁禮窺島士族皆是裔也當日松平家康聞有變直令井伊直政帥精騎護島津邸門是以伊集院邸在自薩邸于高地而唯一墻且多衆據之矣忠恒出番頭伊勢貞昌而雖辭謝再三直政嚴陣不敢去既忠棟家徒悉入東福寺而欽慎公議亦讓忠恒不告而殺直觀格者因忠恒亦入高雄寺而謹居數日家康復公言曰島津忠恒誅家老伊集院不遜何之可咎有也遣關東驍騎百馬而迎忠恒還薩邸是際家

康。殊令家長井伊直政。使番山口直友爲島津用達。故若是當時家康。懇令京伏阪。大戶云。島津氏舉大兵。務遠征。累年。押明韓。而更無脫足。顧應國力耗竭。薩邸有憑。用度則欵。勿辭。乃披松平邸庫。包大銀許多。以齎贈薩邸。義弘切謝其恩。且演說用度不之旨。而返之。時伊集院忠棟子忠真在。日向聞父所戮。軌修庄內十三城。而據之。五月。忠恒辭伏水。歸國。而討忠真。六月。進軍。日向拔山田。城而營之。西海諸侯爲我附庸者。寺澤。明月。高橋。米良氏等。隨之。松平氏遙贈。苧布百端。惟子百領。鋼鏃三千。而慶捷。八月。復拔恒吉。城。至是。家康更遣山口勘兵衛直友。令和君臣。命忠真徙邑。信濃。河中島松代。城。忠真惜本領殆。廿萬石。殊不奉命。島津氏亦借我庄內。更不應命。五年二月。拔芝池城。漸逼忠真本巢。賊勢日蹙。三月。忠真歿。亡父周歲喪畢。而納降。獻十城。因宥其罪。更改與

大隅。帖佐二萬石。邑。以庄內。復北卿時久。孫長千世。曆俗稱都城。島津。謬宮郡庄也。是歲奉公命。使我將鳥原宗安。護明質茅涓濱。從薩摩。防津航海。而返之。既詣明國北京。明主朱翊鈞。見我使。以賓禮。而饗之。宗安素侍近衛家。而慣公界。故戴冠服袍。體貌文雅。前觴明主。謠和樂。四海浪靜。章翊鈞不解。以爲歎。訟遠令譯者慰諭。以大國不敢拘爾。宗安學書。近衛氏而能雲煙。當時本邦書家近衛光悅。狸翁稱近世三能筆。宗安有其風。駛筆釋祝頌。乃寫漢字。云。四海浪靖。邦國安寧。五風十雨。億兆戴聖。粵大明舉朝大愕。文墨明主悅。甚曰。頌朕何至此。爲與新造船。且約永世歲商一船。納島津邦港。而還。茅國器亦厚謝。島津家。爾后近衛信輔。以鳥原事。祥奏天朝。至尊褒之。任正六位雅樂。介子孫居防之津。今爲祝部。稱鳥原權守是也。駕朝鮮王城陷時。伊集院忠真捕一兒。然有



貴相。義弘察其王兒而護之。最稠密。雖清正返王兒。島津竟無返之。遠征七個年。拘留以質之。尙携率而歸國。寘之大隅。天福寺將行爲僧也。至是韓人適渡海而來。寘島白其王兒。歎願請贖。乃拜戴而航歸。其餘所質韓俘。男女數百口。皆化我土而不歸韓。永爲我邦民。子孫尙服韓之衣冠。以陶冶爲業。繩繩繁植數千家。在薩摩。苗代川與大隅笠野原。嫁娶皆於其種。殊不交他胤也。明人亦訟郭國安爲內應。賣諸城于五大老。而頻欲戮之。義弘密啓實情。而白之。國安居寘島。自汾陽。父家贈資財巨萬。家弟來迎。三國安覺明祚澆季不久大亂。乃是三國魯子敬之先見。現悟汾疆非遺胤之士。竟規徐福而不歸。明子孫號汾陽氏。傳忠武王廓子儀系譜矣。方是際。秀吉嗣子秀賴幼。未能任關白職。內大臣松平家康贊相爲公政。故稱內府。威權日加。希望後榮者。皆影附之。秀吉在

時尙淵憚。東松陰欲亡之。頻矣。雖然。千方未就。故秀吉臨終極密遺命。前田利家。石田三成曰。我百歲之后。普攬諸侯心。而欲奪覬天下者。家康也。爾等二人協心勦力。宜以是刀刺家康心。乃執本邦無二寶劍。切刃正宗。雖刀而授之。三成於是秀吉薨後。利家決意欲招內府。令力士扶正宗利刀。而刺家康胸。然利家已老病。前田氏臣舉難之。故不果。利家竟逝。至是秀吉遺命。錦囊第一策。不能所行。因三成復用遺命第二策。竊謀上杉景勝。佐竹義宣。舉兵東北。而拽家康。粵內府將東下。擊景勝。義宣於是舉三成深。賺景勝。滅家康。則約封關東八州。復管領故業。亦賺義宣。以加封奧之棚倉。三春。白川。武隈。福島等。摠册百卅萬石。大主。而舉外衆諸侯。上席。景勝。義宣。共大喜之。六月內府發大阪。留家長。鳥居元忠等。而守伏水城。始家康言以伏水城托義弘。然至發更無其言。諸侯

多帥師隨行內府東下義弘亦送至山科家康温言謝之且憑以鳥井等守伏水眷顧而指揮之義弘諾歸伏水石田三成等自大阪檄曰家康有罪嗣君命討之宜來勦力義弘沉吟意在特立慷慨曰方今現兵有一萬則授秘計於鳥居元忠京極高次固守伏水大津兩城義弘迺稱到關東和東西而途近江不意乘虛陷澤山城而爲本據乃顧而拯大津伏水且飛檄報東內府直親出然則天下立定憾我兵少矣望伏水牙城元忠以二城答之義弘不肯時中書豐久切言西軍不利義弘亦然之雖然元忠等不隨我指揮去欲入大津城高次土薄糧食不給欲脫足赴關東寡兵力不耐義弘雖千慮兵少國遠百方不適逡巡竟屬西軍三成喜甚軍事賴義弘以爲決時薩衆不足千石田部將大山伯耆高野越中率二千人而隨義弘前圍伏水城松平家忠出斫鍋島營中

書豐久橫擊逐之將尾入城元忠來救關城門義弘令濱田主水爲川強兵入城窺元忠二士夜超壁入城察其情而返報城內甚堅固衆舉死守不克刺將行火也八月朔城內火起我兵蒙楯附壁城兵死戰矢丸如注薩兵不屑破關直前屠城兵獲家忠既元忠等自盡城爲墟西軍前入美濃三成等修大垣城而爲本據就請義弘曰故太閤有遺命以上杉景勝扼關東以島津義弘擊家康夫洲股河海道之要嶮而當東軍西上之衝先守將非相公靡可適願行守之義弘迺督薩軍營洲股而對東軍西上衝前始家康至下野小山驛而聞上國變乃大回籌策迺詣上杉氏而約和賺景勝云家康得克西軍宰天下則以禪關東八州于上杉家復管領之故業亦賺佐竹義宣云加封上杉封半五拾萬而約爲外衆諸侯上席迺贈誓神矢言甘囑託頻誘之景勝義宣深喜以爲

大節得兩全之幸福。粵上杉佐竹共贖手。觀望上國之成敗。而更無動。家康亦密賺伊達政宗。云。應武成之后。現舉上杉全土。以報其功。迺與百萬石印信。而賭證之。政宗喜甚。親流汗戰。景勝於是間。西三成言。東家康言。共是狐狸之詐謀。戰國之情態。真可想像矣。至是家康諭東行諸將。以事不出。秀賴意累說。三成等得志。則不利。卿曹悉誘而爲己用。先使福島池田黑田淺野加藤藤堂細川等二十七將帥師五萬。而西上。屯尾張清洲。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監之前攻岐阜。城夜半礮聲轟。兵燹映空。義弘曰。惟敵遠攻。岐阜也。城主織田秀信愚弱。所擒在頃刻間。三成等擁大兵在近地。遣不決方略。失軍機。可憾耳。速炊飯。方食天明。三成等漸來。江渡急招義弘。東軍疾來戰。三成將却。中書豐久一隊急進。連發銃砲。斃敵隊將。東軍肝我十章旗。而不敢前。然三成聞岐阜既陷。頻促。

義弘班軍大垣。已先遁。川上久智新納忠增押三成轡。曰。主宰相決意。以寡兵死守。且薩軍大半在洲。股敵中未能退之。然禮部弄遁。甚不義矣。三成不聽而引去。東軍亦猶豫。不敢急前。徐來薄。故不殞一騎。退洲。股軍屯江渡。而守津。東軍一將臨河岸。而踞床机。築對堡。時薄暮。駕川強兵脫甲潛水。到岸下執其足。而沉。馘水中。而還。來三成喜曰。是大垣初讖也。迺以大金賞之。亦特騎親來迎。義弘至是却軍。屯秀吉故壘于樂田。而尙當東軍衝。翌朝東兵瞰無我十旗。乃斥候一騎先亂河。立馬堤上。而熟視。薩兵無在。於是顧東。而麾一。東軍並轡就亂渡津。石田守兵三千甲。叢槍雖防戰。不克適。東軍竟取江渡。要界直進陣赤阪。家康在江戶。城得岐阜捷聞。而大喜。乃令世子武藏守秀忠帥師三萬。而從山道西上。親督二萬餘。而從海道上。先是義弘請兵于國。至是我骨骸。驍將。自

山盛淳率蒲生眾，伊勢貞成率柘木眾，山田有榮督隅府及福山眾，以九月十三四日，薩之生兵踏東軍赤阪陣頭，而着樂田、薩營。義弘喜甚，是日家康亦着赤阪而陣岡山西軍，偵騎報之，頻矣。大垣殆騷動，義弘與豐久上樂田營樓，而瞰東軍形勢。時三成與浮田秀家出兵，破東軍前隊，而獲首級許多，以鎮眾心。駛使告捷，義弘輒令駕川強兵謀東軍，密囑曰：「得間，則刺巨魁。」時既昏暮，強兵酒腰匕首，短衣索帶，攜桶水而入內府營，雖得隔幕，聞巨魁聲，親衛嚴重不能接，還報曰：「內府來，確臣親聞其聲，兵眾滿野，白旗如雲，雖然，士卒極罷，未炊而倒寢。」義弘首肯，急遣豐久，誨諭三成以六韜，義曰：「東兵經長途而來，人馬罷極，且未飽食，夜襲掩擊，擊東軍，定天下，唯在今夕。」然天祐我事，以雨霧，幸甚。孤雖不肖，固為先鋒，稱移陣關原，而齊整兵隊，直衝中堅，銃砲亂發，乘勢縱火，蹂

是問雖東軍諸將尙持兩端若秀元秀秋送款島津陣而約倒戈曹輩最許多也然憚松幕府薩記殊不出其名耳諺云唱島津出關戰正記錄則大廣間巨諸侯悉皆

關諸陣，公等詭稱有敵將內應者，縱火內府營，宜直前得大捷。然則西邦惣軍，踊躍奮進，其勢不可當。雖腹二心，藝筑軍尙奔走，為我左右。夫先則制人，捷利在速戰，機去疾，迅電願斷，毋疑。吾今押東軍，而不可拔足，故令中書告之。三成色動，不能決，其臣島清與前日相公好意，敢拜承。然以眾擊寡，百全在我，何事夜襲？明且復見內府甲背，顧不快邪？豐久曰：「子何輕東公之甚？辱豐國明神不能觀之，內府之甲背，子曹瞻之，何處邪？清與曰：「僕少仕武田氏，數追之海道，豐久曰：「可謂子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今之內府，非舊家康子同視之，敗績不可旋踵，噫！吁！西軍十餘萬，亡子之固執，方寸已嗟嘆而還，告其狀，義弘亦歎曰：「雖三成伶俐而有智略，臨事乏勇決，故失機會，每若是，今夕之夜襲，千載之一遇，不可復期焉。大息惆悵，我老功將長野勘左衛，不堪憾慨，語家老川上忠兄曰：

失色故家  
康諭家久  
絕母出其  
實錄

上皇所遷  
隱岐也實

兄忠久獻  
用度至厚  
故讓秘藏  
第一御劔  
于島津家  
於其情實  
詳五卷于  
序文頭註

願假僕精曉鎮騎百五十。直馳焚赤阪驛。則敵軍警心。舉備其前。我兵潛迴其裏。分隊五十。乘蒙雨從三方。忍入中堅。擊不意。則敵不察。我多寡。大騷擾。應機覘刺。擇斫。則不鷄鳴。提巨魁。元而退來。忠兄謝以君公親衛寡單。不可鐵甲百數分出。長野憾泣曰。今夜事可惜。西軍大半屬意。內府天明。則我儕悉死。西軍倒矛。手必矣。顧言中馬大藏曰。吾子壯年多力。宜護君公。歸祖國。謹勿拘名。任氣而好鬪焉。老奴明且先眾而死耳。言訖辭出。中馬。畠山重忠庶裔。長野重忠弟。重清裔。共一門也。義弘亦不堪遺憾。再使川上忠兄。諭三成等。急勸召小早川秀秋。而擒之。若秀秋不來。則以遄速圍松尾山。先坑筑前軍。而可斷禍根。三成持重不果。義弘乃覺。明戰不克。急令道士和田圓覺坊。抱後鳥羽上皇。所錫我忠久。菊一文字寶刀。而直歸國。亦托秀吉所賜鳳錦外套。於畠山長壽院。當

夜尙。自祖國駛來。兵眾陸續加我陣。方是時。東軍黑田氏將後藤基次。言主長政曰。臣在九州朝鮮。二役親記。島津武略。非失機者。今夜乘雨霧。募生兵來。襲必矣。然則冥暗夜鬪。新附牧伯。心更不測。我事甚危。長政急入告內府。家康泰然曰。勿患。迺公既備。長政出家。康急召腹心。謀主藤堂高虎。而交元密談。乃將弟四子忠吉。令井伊本多左右之。勝關東精曉。而號申駟大斥侯。自前宵始終對島津陣前。大磨下。徹夜勿睡。亦察黑田長政。無二心。殊命向島石間。至東白家。康笑曰。島津之英略。爲石田所阻。而不來矣。我捷百全。可知耳。是夜西軍凌降雨。從牧田間道出兵。于關原。隨薩備藝三國師。而悉分處。東書記夜半家康出陣。簾而肝西軍之篝。火夥大。是薩軍火田間。穀積而各所。烙濡身也。實記存。今義弘迺向東南。陣小關野。而立部曲。石田河西及九州。小侯悉屬之。毛利

德川實錄

秀元屯南宮山。鍋島長曾我部等隨之。浮田秀家在中間。小早川大谷等屬之。東軍亦進而對之。配其陣。福島正則為先鋒。進中央對浮田軍。其次黑田長政。細川忠興。加藤喜明。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等。為右軍。對島津義弘。及石田河西等。其次藤堂高虎。京極高知。山內一豐等。為左軍。對大谷吉隆。及小早川。脇阪等。秀秋已通。款東軍。請監而約。內應。蓮香至鎮。寺澤廣高。筒井貞次等。為遊軍。以充救援。殊亦下野守忠吉。及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為申驅而前進。向薩摩軍。內府督磨下軍。而繼之。以為後援。別使池田輝政。淺野幸長。中村一榮。有馬豐氏。金森長近等。向南宮山。而對毛利秀元。及鍋島直茂。長曾盛親。長束正家。吉川廣家。安國寺惠瓊等。秀元亦通款東軍。水野勝成等對大垣城。而備之。堀尾忠晴留守本營。天明東西之軍遇于關原。東軍大闕。而頻挑我驍。長野勘左衛。

長野子孫  
在薩摩邦  
長島鄉世  
勤鄉老職  
尙稱長野  
勘左衛也

直衝敵軍。獲甲首朱柄槍。而視川上忠兄。證其武。復蹈東軍。而戰死。甫丁五十。我軍為墮淚。既四郎忠吉與井伊直政。率赤隊鐵甲。而直衝島津。前隊中書豐久陣。小幡景憲特進。閉雙眼。大聲唱。八幡大菩薩。而先槍。小野強衛門進。揮大刀。斫景憲額。景憲傷倒。杉山八三郎。村上庄次郎。繼進。負小幡。而遁去。井伊軍亦潰。却細川加藤從。左右救戰。復擊逐之。薩軍固隊。繞銃敵近。則連發。崩陣。擊卒。故東軍不能近逼。唯對浮田石田大谷等陣。而戰鬥。秀家擊却。正則。蓮香山內等。救正則。而復戰。三成吉隆健闘。且石田軍師島清興。用兵練達。開闔自由。形勢若猿猴。傳樹上。雖薩軍頻褒之。殊隊將蒲生備中。北川兵衛等。勇進擊却。黑田等軍。義弘察機。促行長。令進戰。亦遣我驍將畠山盛淳。毛利元房。二隊精兵。橫擊東軍。而佑石田。數回矣。日超巳時。西軍已勝。東軍退却。縮頸。不得進者。

過半。故秀元秀秋更不應。東軍竊刺殺東監與平某將。與西軍家康怒甚。頓發眩暈。吐黑血。而氣蘇。東書記嚙指。滴血。蓋所潤色也。家康急令發礮。秀秋驚而馳去。就秀秋不得已。而決意東軍。以兵八千薄吉隆。隊後吉隆忿嘆曰。爾非太閤義子乎。何爲人面獸行。直衝三遂之。已而脇阪龜井朽木等皆倒戈。夾擊吉隆。藤堂京極等自前面進擊。大谷陣勁鬪七八回。兵盡。吉隆自刎。東軍以秀秋內應。乘勢齊進。行長先潰而走。秀家親隊尙。雁鬪。東軍群湊。擊石田陣。三成迺駛使。義弘曰。事已急矣。僕親先登衝內府中堅。願相公佑之。義弘曰。諾。須臾三成駛使復促之。我衆怒不下馬而言之。按刀逐使者。既三成親來告其急。豐久對曰。今日之戰鬪。特薩軍無前耳。公等亦若薩軍戰而已。何籍他力爲。抑曠昔之言。內府之背。今何在。三成唯唯。頃還其陣。衆潰向伊吹山而敗走。秀家竟敗。

北秀元與吉川鍋島安國寺等不戰而遁走。長束長曾等惘忙無敢戰。只管擁兵。顧前後。時西軍戰者悉敗走。恃薩軍嚴立敵中。日午東軍圍薩陣。十餘匝。無可遁出。有方途。義弘急令我軍坐跪。禁發弓銃。東兵近逼五六步。矢丸齊發。直前衝突。如翹義敗。公孫陣忽排斥東軍。本多忠勝憤。東兵數却。親抽衆先進。不胃而白憤。騎驪馬提大槍。叱咤督戰。大叫曰。斫武庫。斬武庫。薩軍震怒。川上忠兄僕柏木力介前進。發朱加木十錢銃。而洞忠勝胸。忠勝逆墜。薩兵勝鬪。將滅其元。忠勝子忠朝揮刀扞戰。家老加治金平拯忠勝。而遁走。早川秀秋觀西軍盡敗。而益佐東軍。以大兵薄我。後薩軍苦戰而逐之。殺傷無算。然秋辱旻。強戰自辰至未。數十合。我兵或斃。或傷。鎧仗朱股。外無更有來援者。義弘曰。事既急矣。當破一方。而脫出。方今時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敵多於我。後宜進破。

其前爾等一心合力。毋敢或後。纏殘兵為圓陣。大喝一聲。割東軍。出其背。秀秋與龜井脇阪朽木等。合兵復尾躡。井伊黑田細川。加藤等。自左脇。藤堂京極。蓮香筒井。山內等。自右側。共尾擊。大軍乘勝。如潮漲。來義弘。晚怒曰。我死在此。欲親戰。家老畠山長壽軒盛淳諫曰。是不主將死處。臣請代之。迺被錦外套。冒主名而馳。島津久元。澁谷重時。新納忠增。毛利元房等。率數百甲。共回馬。而右盛淳。大奮鬪。擊却東軍。三。薩兵亦四散。東兵竟叢槍刺盛淳。而揚鋒上。至是我將澁谷毛利已下。兵士多戰死。

畠山盛淳者。非平姓畠山。而源姓畠山也。往時重忠亡後。北條時政。册清和源氏下野守義國。孫八條院藏人義兼三世。散位上總介康國。而領重忠故邑。胃畠山氏。爾后足利家。舉一門斯波。畠山細川。而交為管領。應仁中。自政長義豐爭畠山宗統。子孫家亂。胥

大系圖作下  
源義兼子  
義純嫁三重  
忠之後室  
而生於泰國

為參考記之

踵。天文之長亂。京畿唯山河在。方縉紳多離散。畠山宗室刑部太輔賴國亦來。薩摩為賓客。更號橘隱軒。其子迺盛淳也。少年入釋門。號長壽院。然天正季年。依藩主義久命。還俗任國老。為蒲生地頭。而附義弘。雖然尚稱長壽軒。不有俗室。平常以嚴所憚於人。始盛淳到美濃時。石田三成喜曰。累族貴將到。贈度金。軍配團扇。而厚待之。關戰之際。盛淳從兵奮鬪者。雖不能舉主戶。尚取盛淳不進一步。所踞野石。而負之歸于國。寘之。寘島畠山氏書院庭上。以貽永省。亦盛淳扈從。井上主膳年十九。脫關原重圍。流浪上國。三載。竟得還祖邦。而所紀關戰始終。真之實錄矣。盛淳家孫隱島士族畠山久祐是也

澁谷氏。平姓畠山。庶門也。平祖高望。五男良文。號村岡。其子鎮守府將軍忠通。是三浦家祖也。其次陸奧權守忠賴。其嫡男上總介忠常。迺千葉上總兩介祖也。忠賴二男武藏權守將恒。稱秩父迺



島山祖也。此嫡孫秩父太夫武綱。為源將軍義家。攻出羽。邦金澤。城時。從弟小机六郎基家。依有戰功。預源氏。邑武藏。邦澁谷。六鄉。川崎。本牧等。地。而世稱澁谷。庄司。子孫事島津家。重時實。右馬頭。征久二男。而襲義弘。母家澁谷氏。稱入來院。又六郎。是依主。薩摩。入來院。清敷城也。矣。重時子孫。鹿島士族。入來院。又六是也。  
 毛利元房。稱角衛門。尉。毛利元就。族子。而素因幡。鳥取。城主也。嘗。隨豐臣。西來。將鳥銃。三百挺。而來。日向口。丸。我將島津。忠隣者。義。久愛其武。和后請之。輝元時。鳥取。城。為秀吉。有既封他人。故輝元。亦喜。而遣之。義久。與大祿。為家臣。當日至西軍。敗績。元房。尚殘。精。兵百騎。因我眾。切勸。尋義弘。蹟。元房。殊不肯。親解。所帶。雲次。刀。托。從臣。而命。傳兒。毛利。內膳。在于。覺島。惟大膳。太夫。庶門。名義也。至。是。元房。執槍。鞭。駒。蹴。蹄。東軍。而鏖。從騎。皆奮。鬪。雖不能。舉。主。尸。尚。

元房子孫  
 鹿島士族  
 毛利角衛  
 門是已

取主槍。護永省。而歸國。抑元房。性質。忠直。驍勇。深愧宗室。秀元。秀。秋。不義。已特。潔死。所謝。薩軍。耳。傳曰。元房。欲刺。秀秋。入。筑前。軍。而所。死。也。其他。我將。島津。久元。新納。忠增。等。可。三百。甲。衝圍。西出。而赴。京師。據。近衛。家。久元。圖書。頭。忠長。子。忠增。新納。武藏。守。子也。福島。正。則。看。義弘。東出。而。欲。與。戰。家。老。等。切。諫。曰。今。東。西。悉。失。銃。手。特。薩。軍。多。銃。繩。火。有。煙。與。戰。則。主。公。迺。為。薩。兵。所。銃。必。矣。奪。乘。馬。而。避。去。正。則。尚。顧。而。睨。薩。軍。福。島。正。之。及。向。南。宮。山。東。軍。池。田。淺。野。中。村。有。馬。金。森。等。以。生。兵。疾。邀。戰。是。時。薩。軍。饑。羸。已。極。傷。者。不。堪。痛。苦。往。往。衝。東。軍。而。甘。戰。死。義弘。固。制。之。不。許。鬪。姪。里。原。侍。從。中。務。太。輔。豐。久。回。馬。而。對。大。軍。志。在。必。死。義弘。俱。回。轡。豐。久。極。諫。眾。擲。義弘。馬。而。驅。去。於。是。豐。久。解。兜。白。幘。為。控。勁。弓。也。扞。射。移。時。矢。盡。執。槍。而。死。鬪。相。良。長。每。家。老。相。良。清。兵。衛。欲。拯。中。書。死。督。求。麻。兵。而。雖。奮。戰。力。不。適。

豐久蒙左肩二創。左腰一重傷。而倒。爲所揚。千槍鋒上。而死。年三十一。里原股肱。臣十四騎殉之。亦宗室將士。肝屬左馬頭。梅北照存坊。小野強衛門等。骨鯁。驍兵三百餘名。奮鬪。悉死。節。東書記。關原戰中。名。島津義弘。而代死者十餘。曹。實錄矣。肝屬梅北兩家。傳。既出。先卷。左馬頭。肝屬兼續。嫡孫。照存坊。梅北國兼。庶孫也。小野氏。少將。好古。裔也。好古。嘗討。藤原純友。依其功。子孫所封。鎮西諸邦。島津忠久。就封時。有。薩摩。邦。日置庄司。小野。太郎家綱。者。固勤王家。而篤尊崇。養和帝。殊不甘心。鎌倉。忠久來守。鼎州。竊欲邀擊之。然力不給。適。忠久。船着。日置。鄉。帆之港。小野。不得已。出濱。汀。而迎之。忠久。神色。貴相。一如。帝。貌。家綱。元不能離。沙。從。是。徒。跣。爲。從士。強衛門。是。裔。而。驍勇。當朝。斫。倒。小幡。勘兵衛。者也。方。東軍。群。到。我。衆。困。重圍。小野。縮。韁。息。馬。衆。呼。曰。強衛。今日。事。奈何。小野。

強衛門裔  
豐島士族  
世稱小野  
強衛門者  
是也

莞爾曰。武士之快情。唯在是時。乃。鎧。當。馬腹。蹄。闕。敵軍之群頭。而戰沒。方。是。際。我將。山田。有榮。率。殘兵。廿餘。甲。尚欲。拯。中書。死。鬪。切。索。豐久。之。戰處。然。亦見。義弘。馬側。僅可。卅。騎。苦。戰。于。大敵。中。急。馳。勦。力。勉。強。脫。東軍。前隊。諸侯。兵之。圍。至。是。四散。薩軍。復。湊。立。隊伍。而。戰。行。中。馬。大。藏。告。義弘。曰。宜。君。公。忍。爲。微。行。非。旗。幟。所。用。也。乃。投。弃。一。本。杉。馬。標。於。藪。中。迺。納。旗。而。捐。竿。就。亦。令。我。兵。刺。弃。左。卷。之。鞞。標。時。東。兵。充。滿。廣。野。自。不。辨。彼。我。薩軍。直。前。衝。破。酒。井。家。次。陣。忽。馳。內。府。親。隊。會。大。軍。惣。鐵。騎。護。輿。而。來。是。時。薩。兵。舉。執。銃。與。及。雖。旗。幟。盡。弃。義弘。戴。秀。吉。所。賜。金。銀。兜。標。日。輪。授。金。章。玄。甲。騎。紫。駟。馬。執。長。及。槍。而。向。前。與。將。識。其。義弘。乃。急。下。輿。楯。輿。匿。其。薩。而。靖。行。義弘。亦。按。轡。而。緩。行。左。右。曰。何。不。槍。義弘。曰。不。顧。而。可。矣。漫。母。發。丸。方。是。時。噓。雖。丸。巨。魁。然。義弘。身。亦。不。脫。矣。故。禁。發。丸。而。

用劉備不逼曹操於狩場之策耳。我騎後醍醐院貴兵衛宗重進而叫曰。西邦島津宰相也。武叟何不交鋒。東兵怯懦。雖獲足下在掌中。爲平天下。有器量。薩軍宥赦而助活。後日宜記我武。叫罵不息。我衆叱曰。大軍怒戰。則我儕無生理。實頑駭狂者也。宗重晒曰。東翁老狸有意。略天下。吝身命。優庸人。奈何。怒我小言。彼怖我多。銃速避去耳。萬一來。偏則徒我之銃的。何可懼之。有是時。家康亦笑曰。薩之死。狂輩叫不顧可矣。惟新揚武名。迺公取天下。各致其所。能可也乎。向澤山街道而北行。義弘背之南行。後醍醐院氏出征。西將軍王懷良。王娶鞠池隆重女。而生良宗。當時鞠池避天皇尊治御諱。一時讀隆訓武耳。良宗亦爲征西王。方鞠池子孫納和。足利氏勸王家薩摩人谿山右馬介迎之。良宗自肥後來。薩摩而寓居中。於谿山郡建皇德寺。然不幾鞠池舉兵而

衡足利。因王復還肥後。領隈本城南川。譬高橋邑。有子依。南北統。一不號將軍王。而稱後醍醐院。筑後守宗時。子孫就邑土。暫號高橋氏。秀吉之來。餌朱璽。降肥後世家。而後竟奪其邑。後醍醐院氏亦所奪舊邑。不得已而客新主。河西行長許。隨役朝鮮。大殿之戰。島津進鬪。河西遁去。宗重切齒。行長而爲懦夫至極。乃去肥後。客薩摩。竟爲臣屬。省。稱後醍醐院。淡路守。有兩兒。一仕。因之池田家。蓋是在兩藩。爲不絕南朝血統也矣。關原之戰。西軍之敗。悉向伊吹山而北走。特義弘進前。東南脫。東軍背而靜行。東軍舉稱言曰。吁。島津之老練軍事。可謂名將矣。外征之役。應明兵百萬。良有故也。井伊直政念曰。外征之捷。敵依髣髴然矣。吾今東兵。伎倆。以驗島津。迺伴忠吉。率甲信。精銳。叱嗟而馳來。義弘扈從。大野彌三郎。年十八。執銃。伏草方。直政馬超頭上。而發機。中直政。臍。直政逆墮。

從軍驚擾。大野得脫而隨。義弘后稱。大野勝衛門。迺示現流。叙術達人。也。義弘近臣。松井三郎兵衛。已蒙重傷。悟不能歸。遠邦。頻得好敵。而欲共死。乃勇進。執下野守忠吉。右胸牽。零馬下。而刺之。自腋出。肩既。東兵亂。刀千段。松井雖忠吉。苦重傷。尙言。親抱敵首。而謁父內府。因解馬之韁。從忠吉。頸約左右。腕縊。松井首。從兵左右扶步。而靜詣中堅。忠吉已不能言。從兵恐惶。曰。薩之輕輩。不意所爲耳。家康振元。曰。不然。不然。若是舉動。非島津骨肉者。則賴朝附忠久。鎌倉武士。子孫所爲也。再省其尸。因復改尸衣。濯鮮血。則紋中黑。章家康跪立。曰。快哉。源家之貴族。一時似身。輕卒也。雖傷吾兒。更非比劣敵矣。蓋松井氏。源家普代世臣。野藤二階堂。一門。故賴朝所賜。源章耳。自我兵。九直政。及忠吉。東軍絕無。尾薩軍。是日敵兵死者。超七千。就中。四千餘。薩兵所斬也。西軍死者。不超一萬。

東書記。斬殺四萬。蓋驕恣之誕也。後忠吉直政。忠勝。皆死。此傷然。幕書秘不敢著矣。先是。雖天朝任內大臣。人爲下乘。戰鬥無違。不能。義弘下馬答禮。因令川上忠兄。使內府。麾下曰。驢間不能演。其意趣。應俟後日。而白委細。今孤軍行。明府之陣頭。故一使以不關其禮耳。時方鬧。忠兄遺兜。而還。東軍湊視。唉。忠兄失。家康嘆。叱曰。紛擾之際。留之。爲證品。爾等省遺兜。看兜裏。有名簿。薩州使者川上四郎兵衛。家康曰。是薩摩名族。往年斬隆信。川上左京弟也。島津義弘。古今絕無之名將。親雖不解。胃緒。令家老脫兜。武門之古實。我家之吉兆。何事若之。衆皆不覺。卑陋千萬矣。爾曹雖十百重棧。不能及島津。足踵也。衆愧赧。顏是時。忠兄等一隊。爲東軍所遮。渡垂井。川飛石瀨。而西行。詣近衛家。忠兄從者。柏木源藤。一目。武義弘。褒曰。爾雖陪臣。介輔我軍力。每多矣。宜稱力介。因諸書記。

嚮家康令山口直友爲薩藩用達故若是抑關原之戰陸兵之所稱率皆家康縱遣實握天下之大量也

主稅介矣。方是際，我馳駕川強兵後殿，欲脫主義弘，力戰奮鬪。雖折雄刀，尚揮雌刀，入內府麾下，而將犯內輿，刺敵數十，氣羸力竭。爲能勢惣左衛隊所擒，能勢拔佩刀而親爲斬元。山口直友在傍曰：「今吾父辰矣，冀活此俘以修冥福，能勢廼與之。直友牽駕川於閑所，曰：『卿夫島津殿供頭，某氏強兵衛者也。宜急尋主蹟，與之餅及衣刀，強兵不受，乃裸而去。』所沈田泥，探石田之賞金而納。襪匿草社，出不意而拉敵士，取其衣刀。然義弘蹟不可尋，因廻江北，超叡山而入近衛家。是際，我將北原掃部介亦所擒。

泣赴東兵壯士，諸將愀然不堪，感慨皆跪坐，詰姓名爲愛皇孫名家。而軍中尚不遺雅器，乃縱遣之家康，仁恕可謂厚耳。今傳此笛，爲家寶，稱延命笛矣。嚮我軍研闕，東軍中堅時，隅府甲士爲東兵所衝倒，然敵鋒當鎧不傷身。唯東軍蹈行甲士上，凡數百足。至內府既去，甲士起，肝四方，東西南北悉敵軍也。一將兜標半月，挾長槍，駕驄馬而驅來。雖知敵人，尚不得已，問島津去何方，敵將控轡，顧指東南，懇誨曰：「惟新去彼方，因甲士馳走東南，竟及義弘而告其狀。義弘案曰：『懇誨者必惟榑原小平太也耳。』然康政隨秀忠而非，在關原者，蓋以其言察之。義弘平時依深識，康政長者也矣。

隅府甲士，子孫崇奉，誓驄馬標半月，是問薩之散兵。遇三成，懇伊吹山下，半島是剛，平所資，饑也。三成呼曰：「薩衆主君何在？」薩騎曰：「破大軍出，東南僕等向後，斫破筑前軍者，三成曰：『速語相公，急詣大阪，俱可。』

城守也。方義弘督親隊到郡原。見大兵屯路傍。觀其旗章。長曾盛親也。衆疑盛親而不敢前。家老伊勢貞成請訪盛親。曰。渠有異志。則臣可直衝死之。苟無遐心。則當輪乘視之。迺鞭駒而馳。衆目送。既而輪乘。衆因解嚴。

伊勢氏舊稱淡川。平大納言賴盛裔也。當時兄伊勢貞成弟伊勢貞昌共高名。國老矣。慶長中年。島津家許婚。寺澤氏然女未嫁。聞寺澤家邪宗門也。因爲絕緣使。家老伊勢貞成決死而行。肥前唐津不敢表言邪宗事。唯以私忿絕婚義。至是寺澤家老高島新三郎請貞成于茶室。族脫刀而殺之。因茲寺澤氏函高島首。遣島津家而謝之。爾后寬永季載。寺澤滅邪宗事。我藩殊無讖塵。貞成忠功現爲偉然。板行武將感狀記等。更不識事實。妄作伊勢負大藩而失言。謬愆至極矣。關戰前宵。家老等探圖。決代義弘死。圖第一

伊勢貞成傳

島山。第二伊勢。第三本田親商也。因今貞成拋身到盛親陣也。貞成反報曰。無盛親有他心。長束正家亦在此。二人情厚。乃命騎嚮導我前途。衆大喜。出近江高宮河原。而集汰。士卒小休哺食。復冒夜而徑伊賀。爾來稱之。島津路。頃天明。經上野城下。城主筒井貞次固屬東軍。故我衆大呼曰。薩摩宰相至。自關原。盍驗其鋒。城兵怒而突出。我軍逆擊。斬之。梟首。城前縛俘。柵木笑闕。而軍行。是時土寇峰起。要敗兵。却之。奪鎧仗等。特我所行。每蹂躪而逐之。乃捕士人。爲饗導。連步三晝夜。不床寢。不飽食。衆皆裹創。而艱行。辛苦萬千。乘馬亦罷羸。而義弘徒步。中馬大藏。楫宿清左衛。共大力。遇嶮則交負。義弘而代馬。橫山赴內。亦壯力。授義弘鎧。而隨行。赴內源氏。世臣武藏七黨裔也。

橫山氏。小野姓人。昔篁少壯隨父峯守。而鎮東土。掌兵馬。兼立學。

伊勢貞成傳

校下野足利子孫振繩稱橫山人見愛甲岡部等氏世業弓馬源將軍賴義獲安部貞任時任官符旨令橫山大夫經兼懸泉木義家獲武衛家衡時官符不下因結竹鼻之賴朝獲泰衡時任官符旨令橫山太郎時兼懸泉木此子孫事島津家世爲爪牙赴內父戰死日向耳川六野原後室抱孤而投義弘迺赴內也我衆之徑大和河內也出銀幣而求食道傍民家旣而半途囊橐扣底不能奈何山田有榮帶金粧刀更刺以糊衆口勉強達大坂國老平田增宗守邸少老吉田清在相良長辰副之衆皆擐甲守備肅然於是間毛利輝元以七州兵四萬傳秀賴守大坂豐臣親軍尙有十萬義弘使輝元曰雖濃關蹉躓孤與足下合志則不克家康旋力海內也必矣毋敢貳輝元不答迺出城而薙髮納降東軍是際欲固守大坂者有島津義弘浮田秀家長曾盛親增田長盛立花宗

茂等亦東北有上杉景勝佐竹義宣前田利政丹羽長重秋田實季眞田昌幸等豪傑外援者西南固屬大坂唯黑田孝高加藤清正屬東軍而已然秀賴若城守則秀吉恩臣黑田福島兩加藤池田淺野藤堂堀尾蓮香中村田中山內有馬等不敢克攻之然亦先是諸將憤三成等所爲大立論公然爲朋黨今也三成行長在諸將手裏尙攻大坂固無名時機之會秀賴幸甚雖然毛利氏慮淺而殊無決斷西議漸痿痺義弘慷慨察不足爲大儀迺取質乘船會立花宗茂亦至自陷大津城欲守大坂強于輝元然不所聽更忿怒而歸國乃伴航船艦凡百餘艘明月種長妻亦投我請歸邑迺載而發帆宗茂語義弘曰有東軍來西海則僕以死當之願相公援孤義弘諾到筑前海宗茂訣去嚮是大友義統依韓地怯走罪爲所取豐後而所幽安藝子侍從義親亦所幽武藏方石田

三成舉事稱秀賴命賜甲冑百被手槍百竿乘馬百匹鎧砲三百口大銀三千枚于義統而為方面大將與豐後七城主兵及豐前小倉城主毛利勝信等勦力而從南北攻黑田孝高義統遁入二豐散銀大催舊臣土兵而募得三千人揚旗豐前石垣邑惟因義祖能直初封地也是月十四日孝高攻來大友兵力戰雖擊却之骨體驍將吉弘加兵衛統幸宗像掃部介鎮則戰死故義統不能耐不日竟降黑田陣至是孝高兵振立花宗茂之歸邑也鍋島直茂亦還國為謝東軍乃發兵攻宗茂大戰筑肥境江上邑孝高和解之爾后宗茂所滅封遷陸奥是乃棚倉遷罰始也后歲秀忠聽大窪彦左衛忠孝直言而復宗茂于舊領云廿九日義弘船悉着日向細島港士民雲集迎之且日義弘入里原城見豐久母妻而哀慰先是伊東祐丘固與西軍而在大坂聞關原敗遽詣東軍急

檄日向邑而舉兵遙通加藤黑田等侵高橋元種別邑宮崎邑宰後藤平衛門來我向在城而請援城主川田大膳亮日聞高橋君在大垣與東軍然則非奉君命而私不能拯卿邑也後藤頻歎曰抑西軍大敗寡君在孤城而所力不堪故然耳矣吾今日死貴將之境土而啓赤心已慷慨悲泣而去至是後藤父子眾僅卅八騎守孤城矢言云我城距覽島卅里離延岡亦卅里外援難蚤卒至吾死在今日中大奮鬪自朝至暮而皆死城中事委載延陵世鑑是日伊東兵士即死者五十二人傷者陪之

後藤氏出藤祖鎌足三世孫魚名庶裔利仁將軍其子孫稱加藤後藤者共事皇孫源經基而為股肱臣方賴信賴義義家間加藤景道後藤則經為源氏羽翼而討忠常貞任等至賴朝時尙後藤實基基清等為源氏爪牙竟事島津家而世居日向秀吉西來已



后。割日向，封明月高橋。粵高橋氏舉世家後藤，而爲邑宰。愆訛書權藤。此裔多里原等。後藤闔門拒戰之間。宮崎庶民抱携妻子。荷擔家財。來我河原岡城。而頻敲關。城主丹生備前守披關內之。伊東部將稻津掃部川崎權介等。距犀川望岡城。覺其堅固。而轉方。向到里原境。當時義弘既在里原城。迺出兵。斬一將。而逐殘兵。可惜後藤不支一夕。惣領義久亦大將。比志島紀伊守國貞副將毛利內膳正乃帥本府師。出犀河關。屯高岡城。以援明月高橋。鎮日向。山東而四攻伊東氏。伊東挾土小兵。退保飢肥城。告急加藤黑田。我軍攜其使。乃拷問。而白情實。竟斬其元。

比志島氏川田氏共源氏六條大尉爲義庶子裔。而於薩摩邦域。或領比志島邑。或領川田邑。共爲氏世務國老等也。亦毛利內膳嚮潔死關原元房子也。是間伊東祐丘既死大坂兒祐久訴舉兵。

死傷戰功狀于內府。而僅得安堵于本領。始高橋元種家老花田備後。聞伊東兵侵宮崎。急募兵三百。而遄速赴救。途至穗北。聞宮崎陷。而徒還。花田憾憤甚。輒發軍艦于細島港。日夜巡邏海上。埃伊東祐久往來上國。竟圍其船。而將殲之。祐久出降伏。證書訖之。且斬攻宮崎隊將稻津掃部首。而爲謝。高橋氏至是縱遣祐久。家康亦譴伊東。而償宮崎所喪財物農器年貢料等。粵黑田孝高駛使。只管請和我。我亦憚東方不屠。飢肥城唯警日向諸城。而嚴守備。義弘迺令中書豐久弟島津源七郎忠直守里原城。親詣大隅府。謁惣領義久。老此城而述事。義久勞之。嚮關原之戰。不得已。義弘親槍。發東兵數十騎。抑義弘槍術。各人矣。然愧兄義久。聞知固。囑從臣絕毋言。十月河西氏乞援。時黑田鍋島攻宇土。清正舉全邑兵。以斷薩之援路。因圖書頭忠長帥師。而北出。出水關入肥後。

三日路進兵屯佐敷城累戰加藤清正雖雄未決河西氏城先陷因班軍內府亦飛檄息九州戰爭至是我兵不敢超他邦乃欽守疆土

河西氏俗愆書小西元是清和源氏多田藏人行綱裔而累世家居攝津大河西因為氏今稱天滿處是也然降民間數百年竟為大坂商家方行長所登庸諸侯輕問家系行長曰藥店兒而非系譜所語也乃以藥囊為馬標秀吉殊感之雖封肥後半邦尚授家祖賴光受領官名而稱攝津守關戰之敗行長為擒與三成共被斬六條磧行長家老河西某守宇土然聞主死已亦割腹而殉之是時送河西之系譜于薩摩而憑之至是城陷矣於是際義久修熊襲城而稱隅府新城古築石熊襲所據也忠恒築寶島神山城昔鎮西八郎為朝所據也義弘別修大隅蒲生城是為朝俾蒲生氏所據要界冠三州

已上三城豫備東魁來義弘曰孤以金鐵精銳千人據蒲生險則若楠氏守千窟雖東兵百萬有來而攻之豈可得一歲之力拔之乎然則大阪不徒視陸奧出羽常陸等西屬皆舉事加之浮田毛利長曾等唱義故于中州四國則我事可知耳因令新納忠元守大口關山田有榮守出水關共壓肥後加藤氏而鎮其疆邊有榮山田有信子也有信嘗守高城拒大友豐臣猛勢馳名震海內且后年有義久病有信欲以身代之請名山大川而竟死義久迎柩于城門為作哀歌而香奠之有榮驍武尙有藍出之聲關原之役奮鬪走本多三彌等故並忠元而充方面忠元英武昔時太閤尙怖之甫垂八十意氣愈勵銳兵鋒當清正自天正至慶長未超二十年每歌曰肥後加藤之來兮饗其何補與丸餞其何利刀以加其元近問文政初年賴山陽來薩摩感新納忠元之勇武而和此忠元歌有褒詩可併考忠元終身清正不敢覩疆

邊焉。至是義弘亦陽稱謝，愆屏居櫻島。實依四方海陰，備不虞矣。然密拊蒲生城，尙益極嚴重。先是義弘家老新納，旋奄齊等。自關原西出，而至近衛家。然薩衆既充塞，故亦別借鞍馬寺，而匿適。雖東軍搜捕，更縱之歸國，而累納和。其餘匿京畿薩兵等，悉皆得歸祖國。始內府入京，近衛氏直遣使慶捷，急求借精米萬斛。家康憫然曰：「何謂也？」使曰：「天智天皇所錫藤祖鎌足春日神領島津御庄，依將府太祖源賴朝請望所授島津家。薩隅日三州人充塞近衛邸，而不能給食。若速得歸國，則不及請穀也。家康覺，迺被內大臣官服，即日親訪近衛家，緩步薩兵群聚中，而上堂謝近衛氏曰：「高門慶禮辱，宜舊封人出山崎街道葛葉關，無入大坂，而歸薩摩。迺探腹出符牒，且囑近衛家。憑義弘速覲京師。至是少將忠恒告義弘，而令日向道士鳳尾樹善哉坊使上國覘之。薩藩用達井伊直

政山口直友及內府親臣本多正信飛簡促和再參駟伍。是時三成等既斬其餘屬西軍者，或爲所收邑，或爲所滅封，都鄙謳歌滿巷。義弘意未決，義弘迺令駕川強兵遣陸奧謀上杉氏通東西，聲息。景勝以須田佐渡守報之。后景勝封滅，因須田迺爲島津家臣。是際駕川巡歷諸國，而察人情，探時機，凡三年矣。

駕川氏橘諸兄裔遠保嘗摛純友樹大功，子孫在薩摩累世務國司代。因稱在國司家，平忠度爲薩摩守時，已在京師代官。麿島橘氏公長公業源賴朝識公業能吏，更移爲大邦陸奧惣吏。然家孫在薩摩，避麿島字，稱大前柏原駕川等氏。公業嘗領奧之韋郡，故也。今作牡鹿。古此郡貢韋草，因爲名云。

一說大神川所噴石卷港故名大川郡，然后世訛牡鹿郡矣。

強兵父稱駕川對馬守橘公某，戍薩之大口。強兵九歲在家，斬強盜據于庫內。於是名鬼三郎。義弘改賜強兵衛，亦能吏。有家祖公

業風。因爲義弘內藏五萬石，代官性勇猛，具實檢首級一百六十餘。斬彘數百，不逞算子孫累世。每朝唱實檢首數，以祭敵靈，爲家範矣。六年正月，遣國老鎌田出雲守政近於京畿，而面談東將探其真偽。

鎌田氏，藤將軍秀鄉裔，而領下野那須邑，因號須藤也。素依隣與地，屬源將軍賴義家，而樹戰功，隨移鎌倉山內，因亦稱山內。庶門預源氏，邑武藏鎌田者，號鎌田庄司，竟以爲氏。

大系圖作鎌田樹，人其子乃系政家，然據陸落所傳，則鎌田藤太夫政經其子鎌田庄司政宗，其子鎌田次郎政清營任兵衛尉，時避平清盛諱，而改政家，其嫡男鎌田藤太夫光政也。姑待之。古代手摩川分流處耳。故唱河股，今書蒲田，地是矣。至義

朝時，須藤鎌田共死主難。兵衛政家，男鎌田藏人，太夫光政子孫。事島津家，政近實生庶門，而襲嫡統，性質恭順，而沈勇，能斷大事。故嚮使秀吉，今使家康，共是國人衆望所推，政近也。家康召見而

愛政近長者，賜所着葵章衣，所帶佩刀，而所恩寵若舊相識。是歲內府令井伊直政等贈書，而視其信，然實直政已死，關原傷雖，然內府尙以直政名目遺書云：忠吉亦創不可治，尙舉陽稱薩摩守。大以虛喝島津家，薩人覺嗤之。家康竟封忠吉以尾張清洲六十六萬石，邑先創漸愈，僅出武江城，至品川驛時，創敗血發而即死。是際內府詰刺忠吉者，姓名答曰九州浪客松井某者，加薩之兵隊。亂軍中所刺，而非島津兵士所爲也。乃實松井子孫，于覺島牙城山下厚之，禁永世役關東。家康累令本多正信等致盟誓，而招義久，殊十數。七年正月，使從弟圖書頭忠長詣上國家康，迺使本多正信迎之，浪華津而見忠長于伏水城，贈以鷹馬饗禮，準廿萬石。已上列侯，嚮是忠長領肥前半邦，而壓龍造寺，至秀吉來而失肥前，遷薩之宮庄城，現領二萬石，邑然內府所存舊祿也。是歲覺島

神山城成。俗謬上山。亦訛龜山。故改號鶴舞城。蓋據鶴舞龜遊義也。古平爲朝所居。忠恒移居之。爾來世爲府城。是間潮波殆扣城門。然依累歲填海洲。今也城下廣潤。阡陌井區。家屋櫛比。轉至號西州。一都會爾。四月家康親作誓書。加印信。而贈之。真謀

兩度使者祝着候然者。薩摩大隅諸縣之儀。此間被相拘候分。相違有間敷候。少將事其方跡。被讓事候間。不可有別條候。兵庫頭儀者。龍伯無等閑候之間。異儀有間敷候。

日本大小之神祇別而八幡大菩薩毛頭不可有表裏者也。

卯月十一日

慶長七年

內大臣血手印

龍伯

至是義久適決意。然甫已丁七十。故更令忠恒代。已覲京師。八月忠恒發府城。而到日向。次野鷲。誅伊集院忠真。忠真謀逆。竟不悛。

嚮幸東軍捷。關原通意。加藤清正而復將作亂。故爲所戮。忠真迺忠恒妹婿也。生一女。忠恒養之。長嫁內府。姪久松定行。十月忠恒抵兵庫會。福島正則依關原功。受封安藝備後。而入國。正則大悅。懇話曰。僕與君有斷金交久矣。君之此行。大節苟安危存亡之秋也。僕爲右之。隨忠恒俱入大坂邸。始正則性忠黨。無敢有二心。豐臣氏唯惡三成等過甚。因家康作血誓書。而與正則切憑之。故關原之舉爲東蒐樹巨功。既三成等亡。天下權頓歸關東。而至大坂。失其鹿。正則後悔不及。殊欲保秀賴。而翼戴之。使太閤舊業不失。之。因顧海內侯伯。無有若我之國古兵勁者。故固交忠恒。若是云。時內府既在關東。正則獻价告之。十二月家康聞島津氏上洛。出伏水而待之。忠恒與正則俱登城。謁內府。家康氣色快然。贈以二馬二鷹。殊被不與諸公役之命焉。忠恒欽謝。正則悅喜而赴國。八

年正月。忠恒賜暇歸國。關原已后。至是。牧伯始定。二月。武藏公松平家康。任征夷大將軍。而爲武門盟主。於是際也。島津上杉相約。關原戰后。三個月年畢。而出國。既上杉氏唯得執事。本多正信等誓書耳。而出國。故竟所滅封焉。島津氏取家康親誓。而後出國。故全舊封也。是間。大友義統。既竄常陸。爾后。以慶長十年卒。彼土嫡子民部。太輔義親。亦以慶長十七年卒。武藏江戶。義統有庶子。稱大友右京亮政照。至其子內藏介義孝。依京師仁和寺。法親王。萬曆三年。大將軍家綱賜祿千石。于義孝。寘表高家。列而居江戶。已來。大友僅存其祭器云。亦明月相良。高橋等共隨西軍。雖然。憑薩藩之強蔭。而得安本領。家康懇待之。若筑紫廣門。邑筑後府中。距薩摩遠。故竟爲黑田鍋島所陷。因其子孫爲東幕麾下。士僅得五百石祿。若求麻延岡高鍋。在島津封疆。而不能加藤黑田等陷。

之。因相良明月等深德。薩恩殆庸君臣禮。且將府公義之班。列國藩圖也。島津家固三國主。故受三州全圖。自我藩復寫分圖。而以各枚。班里原高鍋米良。飫肥延岡。附庸也。就亦封疆附庸。隣邑列侯。如遭火災水難等。島津氏每修復其城郭屋室等。厚恩篤德。以完與國附庸之義矣。

校外史氏曰。凡庸之俗史記。關原已后。事牀也。皆媚東大樹云。島津義久。遣降伊東祐丘。攻略日向宮崎里原等。何爲胡亂駭說。甚宮崎素非島津邑。延岡屬地。高橋元種別邑。而隣我向在河原岡兩城。雖然。距覽島軍行五日路。君命未屆。我軍欽守。而兵騎不超。

疆土故伊東兵薄殺宮崎人民耳。土地非所略得。今尙延岡屬邑矣。亦若里原。當時名將義弘親鎮之。嚮關原之戰。義弘親隊僅數百。然兵勢令東主下與。矧乎方今兵食充滿。且據要界。夫薩隅日島津領。凡人口一百萬。就中丁壯帶刀有十三萬。奈何伊東撮爾小邑。素非力之所及。我兵已優石晉。腰劍數。然則雖古驕契丹阿翁。今傍內府東翁。尙可也耳。然俗史不察情實。而妄記沒著。耐可。唉。蓋島松和睦之始末。先是秀吉薨後。家康於伏阪間遭危難。數矣。因家康親入薩邸。迺致血誓神文。而懇所請。被拯困厄之真蹟。

敬白起證文前書之事

- 一 被對秀賴様御龜略有間敷之由。尤候事對御父子御兩三人。
- 一 疎畧毛頭有之間敷。候付拔手表裏有間敷。候事。
- 一 倭人族有之候。而御間相さまたくる輩。雖有之。直談申達。相

晴可申候事

右於偽申者

日本國中大小之神祇別而八幡大菩薩御罰可相蒙候也  
慶長四年己亥卯月二日  
家康血手印

島津宰相殿

同 少將殿

因有若是之誓書。雖關原戰爭已后。家康不敢咎島津家。唯遣薩摩。用達井伊直政。功臣脇五衛門。山口直友。家士和久甚兵衛。急促義久。忠恒。觀京師耳。至是島津氏云。松家代豐氏爲天下公政。則宜改賜薩隅日封疆安堵。印信。然則應義久。觀京師。於是令家康家長井伊直政。執政本多正信。納誓書于島津氏。義久不肯直請。家康親誓。家康亦請。義久。忠恒。血誓。時豐臣秀賴在大阪。乃公

義正統也。故島津氏不早卒出血誓遣使陸奧與上杉氏相議約。宜爲豐臣家。埃經三載而後爲東松氏致上洛而西薩東奧不敢動。是間前後家康懇許薩藩國老鎌田政近終身服蔡章。亦許義久側家老伊加倉忠重永世服蔡章。樹朱柄槍。因述是書。俊貞今尙服蔡章。當時家康設款。義久證蹟顯然矣。故埃慶長七年正月。納島津氏誓書于內府。嚮是納義弘誓書于秀賴。而視無貳豐臣氏。乃是致不反秀吉在時所誓而已。是歲六月家康誓書屈薩摩。於是八月忠恒出國。十二月家康見忠恒而極叮嚀。至是天下諸侯一統會同。翌歲二月家康拜大樹正位。事跡始終若是。祥審矣。是際家康已下直政正信等親書殆百翰。堆島津家文庫。抑彼水史山史白譜等漫崇松幕權輿妄所最負偏執。豈足證乎。已后元和元年秀賴迂薩摩。家康秀忠探索大阪秘庫。獲島津義弘及諸

侯。款書雖然一無所譏。若魏武見袁紹營蹟而安天下之心。過速家康與書於惟新齋云。尙宜厚秀賴。此神智大量。實泰平殆三百載之大本也矣。然至季孫不曉太祖之神慮。而暗以衰傾之殘威。暴推世家之薩藩。因茲頓至幕府倒轉。武門諸侯摠衰微。眞可歎息矣。慶應戊辰東家開城之際。曩昔島津義弘納秀賴之眞翰尙在關東。薩人觀之有親寫者矣。





